

大相国寺:僧俗之间展映出的宋代都市繁华

郑纯方

(开封市群艺馆,河南 开封 475000)

摘要:大相国寺作为东京闹市中的佛门净地,与别的知名寺院相比,其不同之处在于,僧人一方面参禅打坐诵经,一方面又参与商品交易活动。优越的地理位置,旺盛的人气,以及宋朝皇帝的推崇,大相国寺市场繁荣发展。再加上宗教节日的长期渲染,以文化经营和杂伎百戏为代表的庙会文化随之勃兴,最终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。

关键词:大相国寺;商品交易;庙会文化;文化氛围

中图分类号:K244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8-9640(2008)03-0046-03

研究者普遍认为,城市最早的概念是城与市的结合。所谓城,即指城墙,城墙围起来的地方;所谓市,即指市场,商品交易的场所。由此可见,“市”即市场,是构成城市半壁江山的元素。学界认为,宋代都市的最大特点,是商业服务业的空前繁荣。这个繁荣除了林立的酒店、喧闹的商业街区之外,定期的不定期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兴起,也是一个重要标志。在北宋都城东京还有一个特例,市场的位置选择是朝廷根据民间实际情况来决定的。它同时兼顾了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。这样就使集贸市场不但非常的繁华热闹,而且纷纭万状,构成了都市巨大的景观空间。关注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,对于今天的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历史脉络的延续,大有裨益。

一、超大市场,兴于佛寺

大相国寺作为东京闹市中的佛门净地,始于六朝而兴于唐宋。因为宋代皇帝开国之始即崇信佛教,所以大相国寺一度成为皇家寺院,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仿佛沾了皇上的光,身价就高贵。再加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魏公子无忌礼贤下士(相国寺址原为魏公子无忌的家宅)等传说的渲染,使大相国寺更是声名远扬,不同凡响。

但是,考察后发现,大相国寺在东京城的地位不单是上述原因奠定的,也因为这里有一个“万姓交易”的大市场。孟元老在他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甚至没有更多地着眼于寺院的各项佛事,而是拿出一章的篇幅集中描写了那里的万姓交易的情景。我们不得不佩服孟元老的眼光,如果单纯记录佛事,除了善男信女和为游客提供旅游资讯而外,不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。可是这个大市场就不一样了。因为,市场是城市的主要形态之一,它与市民的生活需求、社交活动密切相关。这个大市场因此也造就大相国寺的不同之处,僧人一方面参禅打坐,闭目诵经,一方面又近水楼台地参与经贸活动,有着可观的经济收入。可以说大市场为市民而开,同时让大相国寺占尽了风光,也彰显了自己在大都市中的突出地位。

按照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的记载,大相国寺这个知名佛寺,每月初一、十五和逢八开放5次,允许市民百姓到寺里做买卖,三百六十行,上中下九流,引茶卖浆者,都可以自由出入。不仅市民们纷纷光顾,外地客商也纷纷至沓来。对这个超大型集市的景观,《东京梦华录序》中有两句精短的评介:“伎巧百工列肆,罔有不集;四方珍异之物,悉萃其间。”真是气象万千的经济文化的盛大博览会。

研究大相国寺市场的成因,我们大致可以有这样几个印象。

(一)地利之优

大相国寺位于闹市中心,具有较强的吸纳力和辐射力,购物和娱乐都十分方便。与商业街区马行街(马道街前身)距离不远,与汴河大街(旅馆、码头、服务业街区)和州桥夜市近在咫尺,在此建立市场比较理想,可以形成各具特色又关联一体的都市商业圈。

(二)人气旺盛

平日里僧俗两道进香的、游玩的、看杂耍的,已经是万头攒动、摩肩接踵了。在流动人员如此众多的地方办市场,拥有不同的消费人群,购买力自然很强。每次要有数万人次光顾,很容易兴旺发达起来。

(三)皇家推崇

北宋的朝廷特别看重大相国寺的地理气脉。不但皇上、后妃、皇族、宰辅大臣们不时地亲临,各国的使节来宾也喜欢到这里理佛观光。办好这个大市场,对于把东京建设成世界超一流的大都市,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举措。

二、东方特色,世界水平

大相国寺市场具有东方特色,世界水平。这一点只要看看大市场的布局便可了然。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,使得它虽然庞大繁杂,但井然有序。可见宋代对于流通市场的设计与掌控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那么,相国寺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布局呢?

收稿日期:2008-06-13

作者简介:郑纯方(1946-),男(汉族),黑龙江集贤县人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开封市作协常务理事,开封电视台系列节目《魅力开封》主讲人之一。

它的整体布局是：从前到后，点面相连，兼及两厢，分区经营。有关东京研究的专著中对这种市场设置进行过具体的考证，还有一个形象的图示。开封府为此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和物力来做好宏观筹划和市场管理。

大山门（大门口）一带集中交易珍禽异兽、猫狗之类的宠物。它们来自本土，也来自丝绸之路和世界各地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里进出方便，有宠物表演的空间，也有利于排泄物的清理、疫病预防等。天王殿、佛殿、资圣殿之前，是三个大庭院，临时搭起了彩色帐篷，轻质，易搭易拆，防避风雨和物品遗失。这是百货日用品的集中交易区，篷与篷之间有着品类的分工。有的卖姜糖、时果、腊脯，有的卖蒲合、蓆席、屏帟、鞍轡、弓箭以及洗漱用具。佛殿旁王道士的蜜饯，在京城里颇有名气，经常围满食客。就像今天清园里的马大吹，他吹的糖人又好看又好吃，游客喜欢，马大吹也成了开封的市井名人。此外，赵文秀的笔、潘谷的墨，这文房二宝也是文人学子垂青的奇货。现在，徐府街有个邱文成笔庄，小店不大，自己制笔自己卖，依然保留着宋代的韵味儿，需要扶持与保护。

摆在两旁廊庑中的全是地摊儿。地摊儿虽然是下里巴人，我们也不敢小看。《东京梦华录》给了8个字简介：“两廊皆师姑卖绣作”（《相国寺内万姓交易》），是说寺院中的尼姑在这里卖刺绣作品。什么领抹、花朵、珠翠首饰、生色销金、彩绣馒头与帽子等，色彩缤纷，款式多样，都是难得的手工艺品。孟元老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威的佐证，宋绣即汴绣，最早的创作者是相国寺等寺庙里的尼姑，大相国寺便是汴京刺绣的发源地。汴京刺绣作为开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直传承延续了千年之久。在相国寺旁边有一条小街，名叫绣巷。绣巷里边住了很多尼姑，住处也是她们的刺绣作坊，带领着徒弟日夜赶制绣品，然后拿到相国寺集市去卖。汴绣不仅是宫廷的用品，也是民众的所爱。由于宫廷的需求量大，后宫以及绣制若干个品级的各式官服等，使东京的刺绣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工艺品。大相国寺两廊之下的汴绣作品，像源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。

相国寺里还有一个行当是做评估师，给买卖双方估价钱。他们对于市场物价和行情的涨落，都有比较准确地掌握了解，在价格方面出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。他们同时也兼具了中介和证人的身份。据考证，做这一行的主要是寺内的和尚，他们见多识广，巧于言辞，不费三五分钟，就可帮助双方做成一笔交易。如果纪检会监察局去查查他们的个人财产，百万富翁决不是一个两个！也许，只有相国寺才有这种奇观，身披袈裟修正果，家资殷实赛富商。一般来讲，僧道们是出世的，是与世俗社会拉开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但在大相国寺不同，他们也是入世的，可以参与市场活动的，政府和市民都承认他们的双重身份，非但不加排斥这些凡俗的行为，而且对其更加尊重。

寺院的后半部分，资圣殿前是一个古玩收藏品市场。在这个古玩市场里，主要经营一些古书、图画、古玩，以及各路卸任官员带来的土产、香药等奇货，每天的成交量很大，罕见的宝物也不时能见其踪影。有一位袁姓收藏家收藏了一册汉代大儒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，美中不足的是缺了2页，有些怅然和失望。后来他到相国寺集市上闲逛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在

资政殿前看到了一本，居然2页不缺，如获至宝。

还有一位南方来的读书人在资圣殿前出售一纸诗帖。诗帖是用粗厚的纸张写的，每行只有一两个字，类似颜真卿的祭侄文，十分奇伟。经专业行家辨认出来，这是苏东坡被流放至海南岛，得到赦免北归时写给秀才黎子云的诗，确属真迹，于是有人据价买了下来，差不多等于拾了一个“天漏”。

京师名士赵明诚，从做太学生的时候起就迷上了收藏，古董、金石、碑帖、书画，皆所喜爱。他新婚不久——妻子就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。他们夫妇最爱逛的就是相国寺古玩市场，经常到那里去淘宝。那时，赵明诚还是个学生，没有很多的钱去买收藏品，有时不得不把衣服或物品拿到当铺去。有一次，两人在资圣殿前发现一幅古画，是唐代名家的真迹，爱不释手，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了。赵明诚与卖主商量，放下一点押金，拿回去看看再决定买不买，卖主爽快地答应了。这幅古画要价20万贯，赵明诚和李清照拿回去以后，左看右看，喜欢，上看看下看，还是喜欢。可是，掂量再三，囊中太羞涩，只好恋恋不舍地璧还。

大相国寺市场的繁荣发展，宗教节日的长期渲染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既有宗教的虔诚信仰，也有世俗的商业交换。圣洁的与庸俗的，拜神的与拜金的，理想主义的与功利主义的，都在这里聚散来去，流连忘返。更可观的是，在这里商人愿意对神灵顶礼膜拜，烧香磕头，捐钱献礼；僧道们也愿意学习商品交易之道，让自己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倒是大相国寺市场经济模式的先行体验。

三、庙会文化，初成气候

应该说，由于大相国寺的引领，东京城的物流市场逐渐改变了见物不见人的单一方式，注入了精神文化的内涵。以文化经营和杂技百戏为代表的庙会文化随之勃兴起来。这是大市场对都市文化立下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。

（一）方家术士的创意经营

大相国寺的后廊里还聚集着一大批术士方家，测字算卦、阴阳风水、预卜吉祥，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。这些人靠着一部《易经》，开始在这里用智慧和舌头赚钱。对此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只有一句话的介绍：“后廊皆日者、货术、传神之类。”（《相国寺内万姓交易》）既然是综合性的市场，人们尽可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经营。这也是庙会文化包容性的体现。他们有的拉绳子挂上一条“神课”、“看命”的布条，有的在案前树立“决疑”的牌子，看上去有些玄妙，有些天机莫测，实际上悄悄进行的还是一种市场交易。但是，做这种神神鬼鬼的生意，地点十分重要。尤其在这种佛教胜地，更容易卖弄玄虚。就连满腹经纶的苏东坡大学士也不例外，相信自己出生的年份、属相都不太好，因此命运也就不好。他说和他同年出生的同事好友，没有一个是富贵人，甚至成为穷困潦倒的代表人物。资料显示，当时东京城里在开封府登记注册的术士有1万多人，说明这是个正当的热门职业。在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，1万以上的从业者，平均100多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算命先生，其比例之大，令人吃惊。

术士也是文化人中的一部分，他们有意无意间把民俗文化做成了一个产业。大约在1095年，据说相国寺里坐着一个

道人,专卖各种秘方。其中有个秘方是“赌钱不输方”,一个年轻的赌徒花了千钱买下此方。回去把锦囊打开一看,秘方上写着“但只抽头”四个字。意思是说你回去开个赌场,自己不参加赌博,光拿提成。只要官府和警方不找你的麻烦,绝对只赚不赔。这个道人算不上正经的术士,只是靠小聪明找到一个卖点,能使求问者得到某种忠告和启示。换一个角度看,他们也非寻常之辈,这大概要算宋代创意产业和咨询公司的雏形吧。由此观之,大相国寺市场的存在与兴盛,不仅繁荣了商品经济,也孕育和产生了一种大都市所特有的庙会文化的产业模式。

宋徽宗赵佶登皇位之前,封为端王,是神宗第11子,哲宗之弟。哲宗有病,身体一直不好,而且无子。这样一来,皇位继承人就成了他和兄弟们之间争夺的焦点。赵佶当时最有希望,但是心里没有底。他就让亲信带着他的八字到相国寺卜问吉凶,结果浙东术士陈彦看出了是天子的卦象。后来,赵佶果然成了传说中的风流皇帝宋徽宗。术士的大量出现,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需要。这与当时的封建迷信和思想进化程度有关。不过,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充当了为人排解疑难的心理医生的角色。直到今天,一些寺庙和景点之内,依然有这个行当存在着。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,对于游客和大众来讲,已经渗进了更多的娱乐游戏的成分,权当找个乐子,体现娱乐的功能。

(二)相术与画像市场开拓了创意的空间

画廊中还有两种营业,那是个相术、画像的专业市场。日者,是占卜相面的;货术,是抽签卖卦的;传神,是画像的。那时,大相国寺的画像很流行,很有市场需求。市民们要为已故的亲人画像留念,因为还没有照相、录像的技术,画像就是唯一的选择。画得好的,人物栩栩如生,可以长期保存。画像还有更大的市场,就是为提亲说媒的服务,要先把女孩的像画出来,给男家相看,看上了就把画像留下,再见本人。这样一旦亲事不成,不至于尴尬难堪,也是一种文明之举。说起来,这也是从宫廷里传出来,为市民所用了。宫廷里皇帝选妃,先要让宫廷画师把备选的女子画了像,再由皇上看画像选择,点中了的等着做嫔妃,否则被淘汰。因此可以说,画像到了民间,到了大相国寺市场之后,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。

(三)乐部与马队的市场服务功能

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还有这样的说法:“殿庭供奉乐部马队之类。”本来是一句泛泛的记述,可是里面也隐藏了不少机关。殿庭是指大殿的庭院,大殿相当于今天的大雄宝殿,可是大殿庭院里陈列这些乐队和马队派何用处呢?

既然没有详细的记载,也缺乏权威的注释,那就不妨作一点分析猜想,看看有没有点儿道理。归纳起来,这些乐队和马队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用处。

1.在本寺做佛事、斋会或者大型的演出时使用。大相国寺本身居有佛教中心的位置,各地的佛界首脑人物或者宗教人士要来这里集会、研讨、做功课等,东道主须有迎宾接待的礼仪,这些乐部、马队也就派上了用场。

2.相国寺还是皇家寺院,皇上、后妃、皇亲等要来这里做佛事,进香,捐献功德,皇宫自己要带乐队和演员来,寺庙也要准备一定数量的乐队、马队和演员,一起为皇上和后妃们演出。这种演出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,以表达他们也是释迦牟尼虔诚的信徒。有时候,开封府也有一些公务需要用到这些马队和乐部来行使政府职能。也就是说,乐部马队也是供皇家和官方调派和使用的。

3.面向社会和其他寺庙提供演出服务,这种服务是有偿的,收取一定的费用,用来补充寺内的花销,给寺内人员发点儿奖金补贴之类。相国寺位于闹市中心,名气又很大,佛乐队和马队都有很高的表演水平,京城的市场和社会生活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。这也是相国寺适应庙会文化而组建的艺术团队吧。我们也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今天颇具影响的大相国寺佛乐团的前身。

4.寺院里的供品之一,可能是制作成马队和乐部的雕塑摆在那里,用于敬佛。这可以从“供奉”二字看出来。

不管怎样,这些也都属于文化经营的范畴,是大市场的丰富与扩展。而且,本文还没有涉及到相国寺自身的音乐文化建设——佛乐团的创建与发展情况。相国寺总是以不同的侧面闪耀着独有的经济文化辉光。毋庸置疑,无论是宗教文化,还是市井文化,相国寺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资源型载体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邓之诚.东京梦华录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4.
- [2]伊永文.东京梦华录笺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3]周宝珠.宋代东京研究[M].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4]伊永文.行走在宋代的城市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5]周宝珠,程民生.汴京遗迹志·点校[M].中华书局,2002.
- [6]熊伯履.相国寺考[M]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[M].1985.

(责任编辑:朱 锋)